

# 白额燕鸥的爱情故事

## 海边泥涂营爱巢

先说说什么叫燕鸥。常见的鸥主要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大家俗称的“海鸥”，它们通常体型较大，嘴粗壮，尾一般为圆形；另一类就是燕鸥。顾名思义，所谓燕鸥，就是长得有点像燕子的鸥，嘴细尖，尾部像燕子一样呈叉形。

多数燕鸥的体型比海鸥小，而白额燕鸥是中国有分布的19种燕鸥中最小的一种，身长只有24厘米左右，跟八哥差不多。在春夏繁殖季节，白额燕鸥的头顶至后颈为黑色，眼部则像侠客佐罗一样蒙上了黑色眼罩，白色前额相当醒目——这也成了它名字的缘由。细看它的喙，整体为黄色，而鼻尖却是黑色的。黄嘴黑尖，这特征很

像著名的“神话之鸟”——在宁波象山韭山列岛有繁殖的中华凤头燕鸥(原名“黑嘴端凤头燕鸥”)。因此，我们“鸟人”常戏称，拍不到非常濒危的“神话之鸟”，能够拍到“小黑嘴端”白额燕鸥也不错啊！

在宁波，白额燕鸥是夏候鸟，跟燕子一样，春季飞来，初秋返回南方。它们喜欢在海边生活，常集群活动，以鱼虾、水生昆虫等为主食。2011年夏天，在余姚小曹娥镇的海滨湿地上，鸟友发现了白额燕鸥的繁殖地——那是一片广袤的泥涂，除了沟渠、河流以及一些浅水塘，大部分都是旱地，少量的芦苇等植物点缀其中。

第一次到那里，通过望远

镜，我首先看到的是成群的白额燕鸥在水塘上空飞翔，一会儿俯冲捕鱼，一会儿在浅水处洗澡。我扛着沉重的“大炮”(超远镜头)，猫腰慢慢接近拍摄。后来才留意到，自己一不小心踏入了白额燕鸥的繁殖场所，因为在稍微隔一段路的地方，能看到它们产下的卵。

白额燕鸥不是勤奋、高明的鸟巢建筑师。通常，它们会利用泥地上的一个浅凹处，然后衔些小碎石铺在底下草草了事，这样的巢可谓简陋至极。它们通常一窝产2-3枚卵，卵为褐色，并分布着不少黑斑，这使得鸟卵具有极好的伪装色，几乎与地表融为一体。

## 老家的木板桥

□陈科杰

江南水乡，河道多，桥也多。家乡有木桥竹桥石桥，大大小小的桥，我都有感情。唯一入梦的却是老家门口的一座木板桥。

老家所在的小村庄四面环水，唯一和外面连接的就是一座木板桥。没有护栏，几个石砌的桥墩，上面铺几块木板就成了桥。

小桥不好走，雨天容易打滑摔跤，但对孩提时的我们来说，它却很好玩。我们喜欢在桥上蹬脚，只为让它吱吱作响。我们还喜欢趴在桥面透过缝隙看水里的小草小鱼。桥下有流不完的浮萍，小脚垂下去就触碰到了。浮萍粘在脚上，你越是拨动脚丫想洗干净，它就粘得越多。气得你站在木板上直跺脚，弄得桥面湿答答满地浮萍。

那时没有玩具，没有互联网，小桥就是我们的游乐场，桥上有我们光着屁股的欢乐时光。学校一放学，我们就三五成群冲到桥边，书包一扔，解开衣裤，赤身裸体，以桥面作跳台，摆弄各种姿势，扑通扑通跳下了水，溅起朵朵水花，吓得鸭子惊恐地四处逃散，我们乐不可支。

我们在桥下游泳，打水仗，扎猛子，比憋气，玩累了坐在桥上晒太阳，饿了就爬到岸边田里摘瓜摸桃。河水很浅，深不过头顶，永远没有惊涛骇浪，我们就这样整天泡在水里，也无人搭理。只有当炊烟袅袅升起，饭香阵阵四溢时，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，这才悻悻地离开，在桥上依依话别，还不忘约定第二天再来相会。

夏天的晚上，阿公阿婆都坐在桥头纳凉拉家常。他们爱讲过去的事情：这条河水一直通到绍兴府，木板桥的前身是根独木桥……我们席地而坐，总缠着他们讲河鬼水怪的故事，听着吓人的恐怖故事，看着河边萤火虫忽明忽暗，小桥顿时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

不知哪一年的夏天，连日暴雨，河水猛涨，小桥的木板都冲走了。

河道上很快又架起了一座桥，一座崭新的石拱桥，高高的桥洞横卧水面。桥很高，不能再一伸脚就触碰到底下的河水，桥很牢，任你又蹦又跳，它也不动摇。我们百般无聊地趴在桥上，看水里的倒影，扔几颗小石子戏弄河里穿梭的小鱼，涟漪一圈一圈向四周散去。

如今儿时的小伙伴真的像涟漪一样扩散在四方了。

亲爱的伙伴们，何时我们再在桥上聚首，一起看天上的月亮，数水里的星星？



调皮的雏鸟。

□张海华

过了白露节气，“一场秋雨一场凉”的感觉已很明显。候鸟们陆续启程，离开繁殖地，拖家带口飞往温暖的南方越冬。

对于夏候鸟来说，要顺利完成每一年的繁殖过程，都是不容易的事，一切都得抓紧时间，最好每个环节都不要出错：求偶、筑巢、孵卵、育雏……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成半大少年，阵阵秋风已经催着大家南下，一起飞越千山万水。

2011年夏天，众多鸟友都为来宁波生儿育女的白额燕鸥们捏了一把汗，怕它们的孩子到初秋时仍太幼小，没法及时迁徙。

因为，那一年的梅雨，给它们制造了很大麻烦。

## 小鱼是最好的结婚礼物

2011年6月，梅雨连绵，其中有几场雨下得很大。我很长时间没去那里拍鸟。有几位鸟友去过之后回来都说：太惨了！白额燕鸥的整个巢区都被水淹了，全毁了！鸟蛋都被冲走了，雏鸟的尸体漂在水面上，鸟爸爸鸟妈妈在天空盘旋哀鸣。

终于等到雨季过去，7月伏旱来临。我再次来到海边，看到泥涂上的大水都已退去，燕鸥、白鹭在天空飞翔，黑翅长脚鹬在湿地中漫步，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度过了劫难的白额燕鸥们正忙着重建家园。

成群的燕鸥在河流上空觅

食，它们俯视着水面，像蝴蝶一样轻盈地扇动翅膀，有时像家燕一样快速翻飞，转换飞行方向，一旦发现小鱼即高速俯冲入水叼住猎物。

明代的高启有首诗题为《鸥捕鱼》，我感觉描写的就是燕鸥捕食的场景，中间六句颇为传神：“白头来往似渔翁，心思捕鱼江水中。眼明见鱼深出水，复恐鱼惊隐芦苇。须臾衔得上平沙，鳞鬣半吞犹见尾。江鱼食尽身不肥，平生求饱苦多饥。”好一句“江鱼食尽身不肥”！把燕鸥体态灵动、善于捕鱼的形象一下子勾勒了出来。

## 育雏，与时间赛跑

如果没有雨水淹没巢区而导致初次繁殖失败，那么至少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，白额燕鸥的雏鸟就应该出生并顺利成长。但那一年，到7月20日前后，我才看到有小鸟陆续孵化出来(事实上这已经是那一年的第二批，因为第一批几乎全军覆没)。这已经算是早的了，有的巢中还有产下没几天的卵——那可就有麻烦了，因为卵的孵化期需要21天左右，这意味着雏鸟破壳而出的时候可能会接近8月10日，而据权威资料说，白额燕鸥的雏鸟约需两个月才能较好地自行飞翔。我担心的是，或许它们未及长大，天气就已经转凉，不知它们届时是否有足够强壮的体魄，加入漫长而艰难的南迁之旅？真怕它们会落单啊。

从7月上旬开始，我多次抽空过去，定点观察，拍摄其中一

对白额燕鸥夫妇，它们产了两个鸟蛋。盛夏的阳光非常炙热，在这开阔的海边泥涂上，如果没有成鸟挡着阳光，鸟蛋说不定会被晒熟。多数时间，雌鸟都安安静静地在巢中孵卵，有时会站起来一会儿，估计是为了让巢穴通风吧。雄鸟则负责捕鱼回来给妻子喂食。有时，雌鸟也会飞离鸟巢出去“散心”，此时则由雄鸟代为孵卵。

7月23日清晨7点，我赶到那里时惊喜地发现，有一只小鸟已经出来了，看其羽毛的样子，估计最多刚破壳一两日。雌鸟还在孵另外一枚卵。

跟水雉、野鸡等鸟儿一样，燕鸥的孩子也是早成鸟，也就是说，雏鸟一出生就有羽毛，等出壳两三个小时，羽毛干透之后，雏鸟就能自由行走。鸟爸爸越发辛苦了，它不仅要给妻子喂鱼，更要照顾好似乎永远也

吃不饱的小宝宝。

好奇的雏鸟有时会离开妈妈，到周边溜达、探索一圈。小家伙的绒毛颜色非常接近沙地，因此，万一有点风吹草动，它只要就地趴下，一时间还真的很难发现它。玩一会之后，它便回到妈妈身边。我亲眼看到，在妈妈面前，调皮的小家伙像小狗一样肚皮朝天翻了一个身，显然是在撒娇。接着，它便往妈妈身底下钻，有时还会淘气地从妈妈屁股后面露出小脑袋来。也有些时候，雏鸟会独自走到十几米外，并且钻在稀疏的草丛中不肯出来，这时其父母就会赶过去，鼓励孩子勇敢地走出草丛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白额燕鸥家庭的故事，就跟无数普普通通的人类家庭一样。已被抛在身后的时光，有艰难，也有欢欣；前方，是未知的漫漫长路，但也未必不是充满着希望。



大山雀的博物旅行



幸福的白额燕鸥一家。